

冷門的台灣景點

余創豪 Chong Ho Yu (Alex)

chonghoyu@gmail.com



二二八紀念館

最近我到台灣進行一項研究，我想深入了解台灣的文化和歷史，因此我走訪了幾家冷門的博物館和歷史遺址，其中之一是二二八紀念館。之前我參考了很多旅遊網站和旅遊書籍，並且徵詢過很多人的意見，但從來沒有聽聞過二二八紀念館，其實我只是無意中發現了這個博物館。

在此之前我參觀了錢穆故居，但行程結束後時間尚早，於是我問錢穆故居的工作人員還有什麼地方值得一遊，他建議我去國立台灣博物館。當我走出捷運地鐵站之後，我發現國立台灣博物館是位於二二八和平公園裡面，而二二八紀念館毗鄰於國立台灣博物館。

後來我查閱 TripAdvisor，發現二二八紀念館在這網站上的排名是第一百零六，而清單上共有一百九十六個台北觀光點，在執筆之際，只有一個日本人在這網站上留言品評這景點。

相信很多讀者都熟悉二二八事件，在這裡我只是非常簡短地介紹：二戰結束後中華民國從日本手中收復台灣的主權，但新政府的措施激怒了許多台灣人。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警察在緝捕私售香煙的小販時誤殺一名無辜的市民，這消息通過電台廣播在全台灣迅速地傳開，第二天示威暴動在整個島上蔓延，中央政府出兵到台灣鎮壓，打死了許多台灣人。很長一段時間二二八事件是一個禁忌，但在二十世紀九零年代隨著台灣進入了民主時期，李登輝總統容許台灣人自由地討論二二八事件，李總統甚至代表國民黨向死難者家屬公開道歉。一九九六年台北新公園改名為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而當年廣播警民衝突消息的電台變成了二二八紀念館。

我認為二二八紀念館陳述的歷史觀點算是持平，它既述說了國民黨對台灣的壓逼，但亦敘述了日治時代日本人怎樣剝削和拮制台灣人，例如要將台灣人改造成日本人的皇民化政策。雖然紀念館堅稱派兵到台灣的蔣介石要為二二八事件負責，但是它亦指出蔣介石曾

下令官員不要對台灣人打擊報復。此外，當時政府拘捕了三民主義青年團的主任李友邦將軍，李將軍的夫人嚴秀峰向蔣經國上訴，蔣經國便釋放了李將軍，可惜在白色恐怖時期李將軍仍難逃一劫。

有些人認為二二八是綠營的抄作，但無論如何，二二八的痛苦回憶令台灣的反對派凝聚起來，開啟了政黨輪替，令台灣步上真正民主的康莊大道，在二零零零年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評定台灣已經達至「全面民主」，故此，我對二二八的死難者致上同情和敬意。



錢穆故居

如前所述，在參觀二二八紀念館前我去了錢穆故居，這是另一個冷門的觀光點。錢穆故居位於東吳大學，一九四九年後錢穆先生在香港成立新亞書院，從而弘揚中國文化。在創校之始新亞書院的財務狀況十分艱難，許多學生無法負擔學費，而校方亦難以支付薪水給教授。儘管困難重重，錢穆為新亞獻出了十七年的努力，僅是這份堅持他已經令人肅然起敬。一九六七年錢穆離開香港，到台灣找地方蓋房子。最後，他在東吳大學的雙溪附近找到了現在的房址，為了紀念他的媽媽，他以母親的故鄉房子「素書樓」命名其終老的居所。

年少時錢穆的著作是中國歷史的教科書，如【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和【國史大綱】。坦白說，從前我不喜歡他對中國文化和歷史的觀點，因為我覺得他過度為中國傳統的弱點辯護。舉例說，他認為中國皇朝並不專制，武則天派肅州刺史王本立向宰相劉禕之宣讀詔書，唐代行三省制，因此劉禕之反駁：「沒有經過中書省草擬、門下省核實的文書，能叫詔令嗎？」（「不經鳳閣鸞台，何名為敕？」）。聽起來這很合乎法治精神，但錢穆沒有提到，武則天不滿劉禕之違詔，結果將他處死。此外，我認為錢穆在【現代中國學術論衡】中對中西方宗教的比較是不公平的，我還寫了一篇文章去反對他的看法。

不過，自己年紀越大時，我便開始尊重他的觀點。在【國史大綱】中他開宗明義地宣布了以下幾點：一個國家的公民，尤其是知識分子，應該帶著溫情與敬意去了解有關自己國家的歷史，至少不要對自己民族的歷史抱持虛無主義的態度，或者覺得自己是站在歷史

的最高點，去指責古人的罪惡和弱點。當一個國家有更多公民具備這些條件，這個國家才有向前發展的希望。三十年後我重讀這段話，我的感覺和反思和三十年前的完全不同。

縱觀這些年來，我讀了很多批評中國傳統文化的言論，例如柏揚說中國文化是一個「醬缸文化」，它混濁不堪，無論任何東西掉落其中，結果都會變成一個爛攤子。黃展驥曾說，在八年抗戰期間，一個如日本的小國竟然可以把中國打得翻轉過來，所以中國文化的總體方向是錯誤的。而最極端的反傳統是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在一九六六至七六年期間的口號是「破四舊，立四新」，當時中國文化和歷史裡面每一個元素被認為是大錯特錯。但當我研究科學史的時候，我開始體會到前人的限制，回顧五百年前發生的歷史，我們會很容易發現當時的錯謬，但現在我總是問批判中國文化的人兩個問題：第一，如果你置身於那個時代，你會作出跟前人一樣의思考和行動嗎？第二，你認為自己是處於歷史的最高點嗎？五百年後我們的後人又會如何批判我們呢？現在重讀錢穆【國史大綱】所說，我更難忍受一些自以為義的所謂「先知」。

國軍歷史文物館

另一個冷門的觀光點是國軍歷史文物館，這個博物館沒有列入 TripAdvisor 網站的名單上，我是在捷運地車站看到海報，才知道這個地方。最近這博物館有一個「黃埔軍校成立九十週年」的特別展覽，可能有人會認為這博物館是國民黨的宣傳工具，但無論你的政治立場是什麼，我覺得我們還是應該讚揚作出了巨大犧牲的國民軍。



國民黨和美國人對二戰時的雙邊關係有極之不同的看法。例如郝柏村批評，儘管中華民國是美國的盟友，但美國人根本瞧不起中國，雅爾達密議使國民政府失去了東北和外蒙古，此外，美國送出巨額援助予英國和蘇聯，但給國軍的相對很少，而且美國

人控制怎樣在中國分配資源，但對英國和蘇聯卻沒有這樣的限制。然而，美國也不滿國民黨，許多美國人批評國民黨政府非常腐敗，國民黨軍隊的戰鬥能力奇差，因此美國要密切監視國民政府怎樣使用美援。

國軍歷史文物館介紹了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例如一九三七年的八一三淞滬之戰，當時中國在上海動員了七十五萬士兵，這是全中國總兵力的六成，蔣介石把受過德國顧問訓練的嫡系部隊全部送上前線，戰鬥持續了三個月，最後十八萬國軍壯烈犧牲，蔣介石的嫡系精銳部隊折損了三分之二以上，而日本只失去五萬士兵。李宗仁在回憶錄中寫道：「當時……我軍等於陷入一座大熔鐵爐，任其焦鍊。敵方炮火之猛，猛到我炮兵白日無法發炮，而夜間又無法尋找目標，隻是盲目轟擊。所以淞滬之戰，簡直是以我們的血肉之軀來填入敵人的火海。每小時的死傷輒以千計，犧牲的壯烈，在中華民族抵禦外來的歷史上，鮮有前例。……是我國抗戰八年，犧牲最大，戰鬥最慘的一役。」馮玉祥說：「我們的部隊，每天一個師又一個師投入戰場，有的不到三個小時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援五個小時死了三分之二，這個戰場就像大熔爐一般，填進去就熔化了！」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郭岱君說：「這場戰爭在戰術上犧牲慘重，但戰略成功。目的是將日軍從東南拖向西走，日本雖知道是陷阱，仍然被拖下去。」當時國軍的裝備遠不如日軍，因此日本誇下海口，揚言在三個月內必亡中國，但國軍仍能在劣勢下抵禦了日軍三個月。

當國軍自上海撤退時，謝晉元團長率領八百名士兵進駐四行倉庫，以保護其他軍民撤離，這八百名勇士以大無畏之精神抵抗成千上萬的日軍，一位名叫楊惠敏的女童軍冒死將一面青天空白日旗送到四行倉庫，使中國的國旗能夠繼續屹立在上海。後來這段事蹟被拍成電影，片名為【八百壯士】，在電影中柯俊雄飾演謝晉元，林青霞飾演楊惠敏。該博物館展示了關於八百壯士的紀錄片，因此我有幸一睹楊惠敏的風采，但她的樣子並不像林青霞。

在珍珠港事變和美國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中國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苦撐了五年。大約同一期間，幾乎整個歐洲大陸在沒有激烈戰鬥下陷入納粹之手，法國是軍事大國，擁有世界上最強的馬其洛防線，但在開戰六個星期後便全國淪陷；日軍只用了一個月便打敗馬來亞的英軍，並佔領了馬來亞。但美國媒體和歷史學家並沒有嚴厲地批評法國和英國，若客觀地比較國軍、法軍、英軍的表現，我不認為美國人對國軍的批評是公平的。

該博物館還介紹了許多國軍將士的生平，如張自忠、謝晉元、張靈甫、邱清泉、吉星文……。無論國民政府在那個時候是如何腐敗，這些軍人都在極惡劣的條件下竭盡所能，因此他們值得我致上萬二分敬意。

結語

我不屬於綠營或藍營，我不是新儒家或國粹派，但無論理念怎樣，我意識到，今天我們能夠自由地評價歷史與文化，是因為前人的貢獻和犧牲。

2014.7.2